

# 外白渡橋與中山橋

## 一決策背後的人文省思

文 / 馬以工

**外**白渡橋的記憶是屬於母親的，而中山橋的記憶是屬於我的。

### 到外白渡橋走走

百老匯大樓的頂層直直望下去，他們指著大橋邊的小鐵橋告訴我們，那就是有名的外白渡橋。那天晚上適逢陰曆初一及颱風將帶來的豪雨，黃浦江要面對有紀錄以來的第三高潮位，接待我們的他們不敢喝酒，手上一律都是碧綠的小麥汁，不過沒有聽說有人建議拆了外白渡橋。

雖然黃浦江滿潮，我們仍是坐上八點的船遊江，一岸是浦東，金茂大廈、東方明珠塔高入雲霄，與香格里拉飯店等爭相輝映，另一岸的浦西仍是原原本本的上海灘，在設計精美的燈光照射下，呈現出無比的懷舊魅力。

聽說了上海的繁華，父母竟然動心想再回去看看，「海關大廈、匯豐銀行還在嗎？」母親突然問到。「都在，還圍起來整修復舊呢。」我這麼回答，心中開始盤算是否安排去國際飯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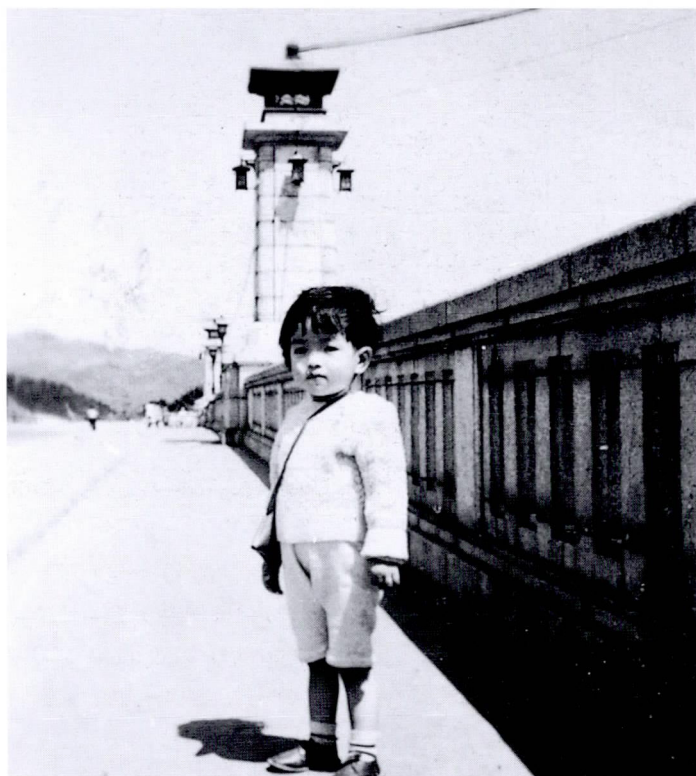
吃頓飯，到外白渡橋下走走，想著真好飯店與橋竟然都還在。

### 只是拆橋最容易...

回程的飛機上，空姐遞來台灣的晚報，一版頭條是中山橋決定在十一月拆除。

我珍藏了這麼一張相片，應該是兩歲左右時，穿了媽媽親手編織，粉紅色的毛線衣褲，穿了紅色的小皮鞋，背了紅色漆皮的小皮包（據說是上海買的），一本正經地在中山橋上拍了這張照片。當時橋樑也算是管制的，不知為何會留下這樣一張照片。

相片中精緻的橋身與漂亮的橋柱，早在三十年前拓寬橋面時拆除。十年前吧，又為了「改善」中山北路的交通，以及配合基隆河截彎取直計畫，要再將中山橋僅剩的橋墩拆掉。汐止的做大水、基隆河防洪與中山橋橋墩的關係是不是那麼密切，我不打算作不專業的「自由心證」，然基隆河河床的淤塞、截彎取直縮減河道的寬度、汐止段河川線指定時完全忽略洩洪機能及汐止山坡



地的過度開發等原因，都比中山橋橋墩更直接，只是拆橋最容易。

過去一到颱風季節台北盆地就淹水，水利單位認為是關渡口太狹隘的關係（這個理由多麼像中山橋橋墩阻礙了流水），於是把關渡口炸開了近一百公尺。有民國五十三年記憶的台北市民都知道，炸完關渡口後的下一個颱風叫葛樂禮，因為沒有關

渡口的阻礙，大滿潮的海水長驅直入倒灌了蘆洲地區，形成的沼澤久久不退，至今猶存於高速公路下。

### 汝窯與文化

W從遊覽車的後座到中段來找我：「既然你們都說浦西的老建築比浦東的好，浦東為什麼不全都蓋浦西這樣的建築呢？」「因為蓋不出來了！」「為什麼呢？」W不死心的追問。「你知道汝





◆「新世紀水的關懷海峽兩岸水資源暨環保」參訪團，一同在盧溝橋留影。

窯吧，北宋的瓷器到南宋都燒不出來。」我引用了陳奇祿老師的這麼一句話回答。

記憶回到公視正播映日本人所製作的〈兩岸故宮〉，場景是現在的河南臨汝，被認為是北宋汝窯的遺址。科學家們已用汝窯的碎片分析出釉藥詳細的化學成分，工藝家們已做好了與世間僅存的那麼幾件汝窯一模一樣的胚磁，裝滿了設計成與古窯一般的窯中。開窯的一剎那間，我只覺得那一窯瓷器醜呆了！果然沒多久它們全被用鐵棍打成碎片。

不但W不喜歡我的回答，在一旁的E也不以為然，後

來我才知道原來他們都不知道汝窯是什麼東東。汝窯就是趙佶所要求的「雨過天青」，E聽到後認為是那個領了宋徽宗旨意的工匠是關鍵，這種推定固然是原因之一，但絕非關鍵。關鍵是會寫瘦金字體及出過「踏花歸去馬蹄香」畫題的皇帝為統治者，是一種整個社會環境都瀰漫著的文化情懷。

我們怎麼會沒有文化？兩岸的人都認為目前政府是在保存文化，大陸已有無數文化古蹟列入 World Heritage，台灣也積極希望申請多處勝景列為 World Heritage。然而在面對真正細膩的文化

細部時，大家都露出了馬腳。

在時報文教基金會及上海同濟大學共同主辦的新世紀水的關懷——海峽兩岸環保交流系列上海論壇研討會上，報告者提出在三峽壩建造過程中，學校被邀請參與生態、水文……，但文化呢？我們讀〈水經江水注〉對三峽的描述將永沉壩底，這麼大規模的搬遷會影響多久？也記得在鹽寮的工寮中，我們提出平埔族原住民的陳情，許多他們祖先傳說的聖樹、煉鐵的水池……，都被核四的施工破壞了。工程單位立刻以輕蔑的表情說

明，他們請了考古專家去挖掘，當然什麼都沒有。然後他們形容著聖樹及煉鐵的水池是多麼的平凡與可笑，以為只要帶我們去看一眼，我們立刻會同意他們的看法。

#### 髮線

我曾用一個曾紹杰老師刻印章的故事作為報告的開始，現在作為文章的結束。他對學生說：「這一條線再移過來一根頭髮的距離，就完美了。」刻過印章的人都知道，即使是這樣微細的差異，一樣必須磨掉重刻。（作者為現任監察委員，時報文教基金會河川保護小組顧問）